

我的五年大学之路反思

Reflection on My Five-Years College Journey

陈炫志 (Xuanzhi Chen) [April 6, 2024]

✉ xuanzhichen.42@gmail.com

1 2019-2021: 从迷惘到转变

我大学生涯最开始的前两年可以用散漫和单调来形容，

不同于毕业时我们学院最优秀的学生，我的大学可以说是从了无规划开始的，有的只是充斥着对于崭新生活周遭新奇事物的迷恋。大学的前两年，我是在繁华市中心的老校区度过的，因而交通上的便利加剧了我对于大一新生活浓重的好奇心。在晚自习结束后，我常常溜到周边消费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夜间，天桥下的车水马龙，街道旁的缤纷美食，以及高端广场前熙熙攘攘的俊男靓女，这些是构成我大一生活的绝大部分记忆片段。娱乐至上的生活节奏也常常是散漫的，对待这些新鲜事物我不见得有多少定力，学业成绩上的事便有些力不从心了。

这样的生活节奏因为新冠疫情的突袭而中断，封校并回到老家继续线上课的日子，独处的时间越发地变多，给了我许多思考的余地。有天晚上我坐在房间的飘窗，望向玻璃外独自发怔的时候，突然问到自己自否喜欢当前在读的建筑设计类专业——从小酷爱并受过手绘训练，让我对高考结束后的设计类专业选择并无过多思虑。但或许又是之前作为理科生的缘故，我发现自己似乎也更对于捣鼓技术有天然的好感。这便是我后来决定转专业去学习计算机的原因。至于计算机行业的薪资问题，甚至是人工智能的话题热度，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有概念。

绝大部分的中国高校不是申请制，为了保证高考分数录取的公平，转到计算机专业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意料之中，由于缺乏学业上规划并且第一年的绩点并不理想，我与转专业的机会无缘。权衡之下，我选择了冒险留级一年备考。经历了为期一年单调的备考和绩点的提高后，好在我的运气比较好，才通过了计算机学院的考试，并加入了一个从事因果关系领域研究工作的实验室。这个时候，我已经处于大学的第三年了，搬去了比较偏远的新校区，也就不再常常出来周边娱乐玩耍了，而是开始把心思放在了学业上。

2 2021-2022: 野蛮生长，结缘兴趣

回想起来，当时在学业我仍是多少有点“愤青”和叛逆的模样：或许是觉得为了转专业，已为刷高绩点而过分地焦虑；也不认为自己有何“胆量”打算要去国外深造，便几乎不在维持学业绩点上用功，而是把绝大部分的时间“任性地”放在了可能更感兴趣的科研实习上。不同于其他实验室，因果研究又是一个用计算机求解问题的交叉方向，因而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新生，我还需要自学计算机课程以外的其他知识。

对此，我可能不得不提到我和《为什么》一书（一本因果关系研究领域的入门书）的缘分。直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那年冬天，总是裹着羽绒服在课后空无一人的教室翻读《为什么》。因果艰辛曲折的历史和饶有趣味的探索，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若是要用一个最贴切的比喻来形容阅读这本书的感受的话，那种感觉很像我小时候拆开新买来玩具的兴奋，总是在早晨醒来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爬起来去捣鼓那些小玩意。

即便临近毕业，未必会再专精地从事因果领域的研究和工作了，但我仍然对这段无心插柳却成荫的经历感到欣慰。回看过去，我当初也许可以不必去反复琢磨一本“科普读物”——我也许可以狂刷论文、魔改代码，一套科研组合拳先干下来；我也许能够附和两句“因果是人工智能的未来”，精算着因果将会是掀起人工智能领域下一场革命的潜力股，但我可能未必会对因果的美感纯粹地“有感觉”——尚且不论因果的理论本身是对是错。

这段经历虽然难忘，但也并不算做出了什么出彩的事情。而我之所以在这篇反思里花了相当的笔墨阐述她，一方面，抛开因果本身不谈，几乎也是那段阅读经历搭建了我对科研的“世界观”；更重要的是，我后来意识到那段时间里有些不知疲倦的忙碌和探索，都是源于一颗小小的种子，是和《为什么》读书结缘的兴趣使然。

3 2022-2023：告别“乌托邦式”的单纯

当然，兴趣不能当饭吃。自认为热心地想要帮助实验室把个工作坚实地做好，然而，或许是运气不太好，我的论文屡屡遇到搁置。手上的工作一个接一个地显得有些烂尾，对此，我总是显得不温不火，无动于衷。实验室的主任蔡瑞初教授似乎看出了我性格中对科研有些乌托邦主义的一面，他曾教导了我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关于公交车上占座的隐喻：光有让座的美德是不够的；有谋略自己坐到位置上，才能给别人让座。

但是每每想到此前那些为了信守约定而赶论文的忙碌，到头来却一次次因被搁置而奔赴落空；想到总是被我以赶论文为由而疏于陪伴、伤心落泪的家人，我感到心如刀割般地心酸和自责，精神状态也已变得堪忧。大四伊始我放弃了这些藕断丝连的工作，告别了实验室，希望一切到此为止。这一意外的决定也再次打破了我原来认为顺理成章的节奏。但是，我深深地记住了蔡教授教给我的寓意，并决心从今往后不再重蹈覆辙。

4 2023-2024：重拾心愿，回到“原点”

原本，我也许会为了一两篇论文发表的荣誉而继续陷入周旋，也清楚自己谈不上有成熟的勇气去国外求学；但意外的发生，或许触动了我的神经，让我有了坚定想要去外面闯一闯的念头。说来惭愧，彼时已是大学最后一年，我才有所醒悟，并意识到应该身体力行地去为未来的事业和自己的余生铺路。

然而步入大四的我，将过去绝大部分的时间倾注在了科研实习上，并未很好地保持一个对于申请国外求学有竞争力的绩点；并且放下了在实验室的工作后，已经几乎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东西。我记得做出这个决定后的晚上，躺在宿舍的床上，鼻尖掠过一丝辛酸，第一次觉得自己大学几年来一事无成。眼看不足几个月的申请期限，已经为时尚晚，必须选择延后一年申请，我误打误撞迎来了自己之前并未有意设想的“间隔年”。

毕业季和下一个申请季来临前的空窗期，给了我审视自己这段研究经历的机会。在因果领域不知不觉地做了两年的科研实习，即将毕业了，却似乎没有一项宽泛意义上的、由衷地对因果领域表示支持与贡献的代表作，反而有些戏谑觉得，自己为了一个好看的论文数据，调参技巧倒是学习了不少。

除此之外，当时还有两件事情映入了我的脑海：大二期间的某天傍晚，蔡瑞初教授在准备离开办公室之前和我聊了几句。他问我，来实验室是为了保研还是为了申请去国外读书。依稀记得我那个稚嫩的回答是：“也许我都想，但是我真正的心愿是能够为实验室以及陈薇（我的导师）做点什么”；另一件事是一次晚间组会上，我的导师陈薇在快结束的时候有心或无心地说了个题外话的设想（因为彼时刚开学，会聊些轻松的话题），她说“我们能不能做一个专栏，科普一些关于因果发现的知识，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个事情”。

这个特殊的动机促使我最终完成了一篇关于“因果图学习入门”(A Primer on Causal Diagram Learning)的科普写作。为了静下心来写作，我选择搬出了学校居住，并希望寻找一间合适的自习室。凑巧的是，最终我意外地在三年前我常常去的市中心老校区周边溜达的地方，找到了最合适的临时落脚点，回到了大一时的“原点”。只不过这一次，不再沉溺于繁华周遭的虚荣和娱乐，对于未来的思考，已经让我有了执意做什么事情的定力。

5 最难永远是生活本身；人生每一步都是十字路口

反思我的五年大学之路，曲曲折折，但也伴随着这项毕业季前夕的科普写作正式进入了尾声。如果能够回到五年前我自己刚踏入校园的那天，我想告诉他：最难永远是生活本身。科普写作的那段时间，由于要支付租房和自习室的租金，应对独居生活中一切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几乎是我大学几年里最拮据的一段日子，但也可能是让我真正变得更加热爱生活的日子。五年下来，最对不起的人是身边的父母。每一个成败未卜的艰难决定，他们或许从未知悉，但背后永远是无限的包容和支持。不要像我一样，要记得陪伴和感恩那些生活中真正爱你的人。

我还想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我的大学五年眨眼间已悄然逝去，但你的人生从此要有规划，因为人生未必有那么多个五年，每一步都是十字路口，值得谨慎选择和权衡风险；不过人生之所以是人生，在于有时候每一步怎么走，其实也都自有它的缘分和天意。勇敢地追随你的兴趣，但求有勇兼有谋，方可得失皆笑纳，祝好运！